



导读注释版

彭学杰——编选

默默桃李恩

——名人心中的老师

MOMO TAOLI EN Mingren Xinzhong De Laoshi

陕西人民出版社

导读注释版

彭学杰——编选

默默桃李恩

——名人心中的老师

农家读物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默默桃李恩：名人心中的老师 / 彭学杰编选.
—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048-5776-7

I. ①默… II. ①彭… III. ①教师—生平事迹—世界
IV. ①K81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1575号

责任编辑 马春辉

出 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18号楼 100125）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58千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令公桃李满天下，
何用堂前更种花。

——白居易

目录 | 名人心中的老师

001	果育学校	/ 钱 穆
012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 傅斯年
018	怀李叔同先生	/ 丰子恺
027	悼夏丐尊先生	/ 丰子恺
033	怀念赵元任先生	/ 王 力
039	我的老师	
	——管叶羽先生	/ 冰 心
043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 梁实秋
048	范明枢先生	/ 吴伯箫
057	私塾师	/ 陆 蠡
065	清风明月，高山流水	
	——我心中的俞平伯先生	/ 吴组缃
070	坚信笃行的佛学家熊十力	/ 张中行
077	纪念温德先生	/ 杨 绛
082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 启 功

- 103 不能忘记的老师 / 韦君宜
- 110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 汪曾祺
- 121 追忆我的老师钱穆先生 / 孙国栋
- 132 往事和散宜生诗集
——回忆聂绀弩 / 黄永玉
- 144 我的塾师 / 陆文夫
- 150 文章与前额并高 / 余光中
- 159 犹记风吹水上鳞
——敬悼钱宾四师 / 余英时
- 171 孤意与深情 / 张晓风
- 179 蓦然回首 / 三 毛
- 194 无愧的暮年
——写在翁独健师逝后 / 张承志

每日下午四时课毕，诸师皆散，
顾师一人在后轩，一长方桌，酒一瓶，
花生熏鱼等数小碟，手书一卷，随酌随阅。
诸同学喜自乐在斋进后轩，
围师座，有所请益。师不拒。

果育学校

钱 穆

—

余七岁入私塾，十岁进新式小学，为无锡荡口镇之果育学校。余此书所述，亦自果育学校始。

果育学校由荡口镇华子才先生私人创办。学校分高初两级，各四年。余偕先兄声一^①先生，奉父命同往考。先兄入高级小学一年级，余入初级小学一年级。其时诸老师教文史者，初不太受人特别重视。因宿学硕儒，延揽尚易。教理化自然科学者，则不易聘。而体操唱歌先生亦甚难得。此皆所为开风气之先者。而果育学校之两位体操唱歌先生，则尤为一校乃及一镇之众望所归。

体操先生为余之同族伯圭先生，乃鸿声里人，游学于上海。后始闻

①声一：即钱穆之长兄钱挚（1889—1928），原名思第，字声一。著名教育家。无锡梅村县第四高小创始人之一。历任该校教务主任、校长，兼教国文、历史、英语、理科等课。

其乃当时之革命党人。一日，揽余手，问余：闻汝能读三国演义，然否。余答然。伯圭师谓：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命，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

伯圭师随又告余，汝知今天我们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余骤闻，大惊讶，云不知。归，询之先父。先父云，师言是也。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你看街上店铺有满汉云云字样，即指此。余自幼即抱民族观念，同情革命民主，亦由伯圭师启之。

二

唱歌先生华倩朔师，名振，初字树田，荡口镇人。尤为一校师生共仰之中心，其见重似尤过于伯圭师。

倩朔师曾游学于日本，美风姿，和易近人，喜诙谐，每以东方朔^①曼倩自拟，故改号倩朔。一日，召同班同学华端庆，告曰：汝每日写自己名字，不觉麻烦吗。今为汝减省笔划，易名立心，立心端始可得庆，汝当记取。一时群相传告。倩朔师好于诙谐中寓训海，率类此。

师擅书法，亦能绘事，并能吟诗填词。惜余等皆童年未能见其作品而读之。曾编唱歌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书畅销全国，历

^①东方朔（前154—前93），本姓张，字曼倩，平原郡厌次县（今山东德州）人。西汉著名词赋家。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写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封泰山》《责和氏璧》等，后人汇为《东方太中集》。

一二十年不衰。书中歌词，皆由师自撰。尤有名者，为其西湖十景歌，全国传诵。而余则尤爱读其秋夜诸歌，歌题虽已忘，然确知其乃咏秋夜者。歌辞浅显，而描写真切，如在目前。民初以来，争务为白话新诗，然多乏诗味。又其白话必慕效西化，亦非真白话。较之倩朔师推陈出新，自抒机轴，异于当时相传之旧诗，而纯不失其为诗之变。果能相互比观，则自见其高下之所在耳。

倩朔师又兼任初级小学第一年之国文课，余亦在班从读。嗣升二年级，师亦随升。一日，出题曰鹬蚌相争^①。作文课常在周末星期六土曜日^②之下午。星期一月曜日之晨，余初入校门，即见余上星期六所为文已贴教室外墙上，诸同学围观。余文约得四百字，师评云：此故事本在战国时，苏代以此讽喻东方诸国。惟教科书中未言明出处。今该生即能以战
国事作比，可谓妙得题旨。又篇末余结语云：若鹬不啄蚌，蚌亦不钳鹬。故罪在鹬，而不在蚌。倩朔师评云：结语尤如老吏断狱^③。余因此文遂得升一级上课。倩朔师并奖余《太平天国野史》一部两册，乃当时春冰室主人所撰。余生平爱读史书，竟体自首至尾通读者，此书其首也。



钱穆信札

①鹬蚌相争：比喻对立双方争持不下，结果必会两败俱伤。这则寓言出自《战国策·燕策》。

②土曜日：指星期六。中国自古有“七曜”，指“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1876年日本采用“曜日”表示西方一周七天的概念。即日曜日（星期日）、月曜日（星期一）、火曜日（星期二）、水曜日（星期三）、木曜日（星期四）、金曜日（星期五）、土曜日（星期六）。1905年，中国开始用“星期”作为一周作息日期的计算单位。

③老吏断狱：形容有丰富经验的人，判断是非又快又准。语出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十五回目：“老吏断狱着着争先，捕快查赃头头是道。”狱，案件。

升级后，国文老师改为华山先生。余撰一文，已忘其题，又得续升一级。华山师赏余一书，书名《修学篇》，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乃蒋方震百里^①译日本人著作。书中网罗西欧英法诸邦不经学校自修苦学而卒为名学者数十人，一一记述其苦学之情况。余自中学毕业后，未入大学，而有志苦学不倦，则受此书之影响为大。余知慕蒋百里其人，亦始此。

三

自余升入高级班，国文老师转为由无锡县城聘来之顾师子重。顾师学通新旧，尤得学生推敬。师又精历史舆地之学，在讲堂上喜讲三国两晋，于桓温王猛^②常娓娓道之，使听者想见其为人。师之舆地学兼通中外，时发精辟之论。时上海有童世亨^③以地理学大师名，同学谓顾师之地理学尤过之。余中年后，治学喜史地，盖由顾师导其源。

果育学校乃假华氏一祠堂屋，有一大厅，四壁楹柱，皆遍悬联语。右边侧房为乐在斋，诸师长退课皆聚于此。乐在斋北左侧开一门，通大厅之后轩，广长舒适。朝北长窗落地，窗外杂蒔花木，有假山，有小池，俨然一小园，幽茜怡人。轩左向南为大厅之左侧房，顾师卧室在焉。校中诸师皆住镇上，独顾师由县城中来，乃宿校中。每日下午四时课毕，诸师皆散，顾师一人在后轩，一长方桌，酒一瓶，花生熏鱼等数小碟，手书一卷，随酌随阅。诸同学喜自乐在斋进后轩，围师座，有所请益。师不拒。

①蒋百里（1882—1938），原名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1901年东渡日本，成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第十三期毕业生，后又留学德国。回国先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937年出版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中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

②桓温王猛：桓温（312—373）和王猛（325—375），均为东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

③童世亨（1883—1975），字季通，上海嘉定人。地理学家、实业家，是民间最早提出“开发浦东”的人。1899年入上海南洋公学，后留学日本。编绘《中国形势一览图》《世界形势一览图》等十余种，广销国内。著有《企业回忆录》《中华民国新区域图》《中华民国分道新图》《长江沿岸形胜图》《中国指掌图》《测绘教科书》等。

某日，乃寒假后顾师新到校，桌上一书，大字木刻。诸同学疑是何古籍，就而视之，乃施耐庵之《水浒传》。诸同学问，此系一闲书，何来此大字木刻之像样书品。师言，《水浒传》乃中国一文学巨构，诸生何以闲书视之。诸同学因言，校中有幼年学生钱某，勤读《水浒传》，每清晨上课前，诸同学每环听其讲述。先生肯命其来前一加询问否。师颌首。同学中两人出外觅余，偕入。顾师问：汝能读《水浒》否。余答能。顾师随问《水浒传》中数事，余皆应对无滞。师言：汝读《水浒》，只看大字，不看小字，故所知仅如此。余闻言大惊，何以先生能知余之隐私。自此返而重读，自首迄尾一字不敢遗。乃知小字皆金圣叹^①批语，细读不忍释手。一遍又一遍，全书反覆几六七过，竟体烂熟。此后读其他小说，皆谓远逊，不再读。余自幼喜读小说之积习，自此霍然除去。遂改看翻译本西洋小说。首得《天方夜谭》，次及林琴南^②所译，皆自顾师一语发之。余亦自此常入后轩，长侍顾师之左右。

一日，某同学问，钱某近作一文，开首即用呜呼二字，而师倍加称赏，何也。顾师言：汝何善忘，欧阳修《新五代史》诸序论，不皆以呜呼二字开始乎。诸同学因向余揶揄言，汝作文乃能学欧阳修。顾师庄语曰：汝等莫轻作戏谑，此生他日有进，当能学韩愈。余骤闻震撼，自此遂心存韩愈其人。入中学后，一意诵韩集。余之正式知有学问，自顾师此一语始。惜余升高三时，顾师已离校他往，不克多闻其训诲。

时国文老师除顾师外，尚有瞿冯两师，皆年老，曾为校主华家私塾师，皆名宿。瞿师讲《左传》，对书中每一人之家属长幼，及母妻戚族，

①金圣叹（1608—1661），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自称泐庵法师。苏州吴县人。著名的文学家、文学批评家。他对传统小说和戏曲的点评，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地位。有《唱经堂才子书汇稿》传世。

②林琴南：即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春觉斋主人。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近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

随口指名，如数家珍。同学皆惊讶。后余读书多，及顾栋高^①《春秋大事表》，因知往日瞿师言，乃由此书来。

四

余在果育，尚有一老师终生难忘，乃倩朔师之仲弟紫翔师名龙。倩朔师三兄弟，同居镇上之黄石街^②。两弟皆在外，寒暑假始归。紫翔师在苏州某中学教英文。余入高三时，暑假紫翔师返镇，就其宅开一暑期讲习班，专教果育高级班。授中国各体古文，起自《尚书》，下迄晚清曾国藩，经史子集，无所不包。皆取各时代名作，一时代不过数人，每一人只限一篇。全一暑期，约得三十篇上下。犹忆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后，令诸生课外作读后一文。余所作深获紫翔师赞赏。下星期一晨，诸生进入华宅，此文已悬贴壁上。然余今已不记在此文中曾作何语。华家太师母及三位师母皆围余备加慰问，抚余肩，拉余手，摸余头，忽在余头发中捉得一虱。此事乃使余羞涩俯首，终生难忘。

是夏暑氛甚炽，紫翔师忽得眼疾，架深蓝色眼镜，在讲堂侧一空室中，连三方桌拼成一长桌，紫翔师一手持一长黄烟管，一手摸此长桌边绕行。逮上课，乃转来讲堂。所讲课文殆半出记诵。余最爱听魏晋南北朝诸小篇，如王粲《登楼赋》，鲍照《芜城赋》，江淹《别赋》，及丘迟《与陈伯之书》等篇。此后余诵古文，不分骈散，尤爱清代如洪亮吉、汪容甫等诸小篇，皆植根于此。紫翔师于韩愈文，独选《伯夷颂》一短篇。余后来精读韩文，于此篇更深有体会，受益匪浅。其后所学有进，乃逐渐领悟到当年紫翔师所授，虽若仅选几篇文章而止，而即就其所选，亦可进窥其所学所志之所在矣。

使余尤难忘者，紫翔师又选授南宋朱子之《大学章句·序》，及明代

^①顾栋高（1679—1759），字复初，一字震沧，江苏无锡人。清朝学者。著有《方儒粹语》《毛诗类释》《尚书质疑》等。

^②街：古同“巷”。

王阳明^①之《拔本塞源之论》。此后始知《拔本塞源之论》，乃阳明《答顾东桥书》之后幅，入阳明《传习录》中卷。余此后由治文学转入理学，极少存文学与理学之门户分别。治王学乃特从《拔本塞源之论》得有领悟。又其后乃知阳明《拔本塞源之论》，亦从朱子《大学章句·序》转来，则已在余之晚境矣。

紫翔师最后所选授者，为曾涤生之《原才篇》。开首即云：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余至晚年始深知人才原于风俗，而风俗可起于一己之心向。则亦皆是紫翔师在余童年之启迪，有以发之也。

民初余在乡村小学教书，益念及当年紫翔师暑期讲习班所授，几若为中国文学史中所谓古文学一部分示例，较之姚选《古文辞类纂》，曾选《经史百家杂钞》，及《古文四象》等书，皆别辟蹊径，别出心裁，并有超象外得环中之深义。余曾有意模仿，作《中国历代古今文钞》一编，写有篇目。其时紫翔师尚在苏州，余曾有书请益，紫翔师亦曾作复。惜今其稿无存，而紫翔师所指示亦已忘之。

此后余每治一项学问，每喜从其历史演变上着眼，而寻究其渊源宗旨所在，则亦从紫翔师此一暑期讲习班上所获入也。

五

余与先兄同入果育学校，班次本有三年之隔，及余两度蹕等升级，与先兄仅隔一年。清光绪末年，先兄在四年班，余在三年班。是年有常州府中学堂创始，果育四年级同学八名全体报名应考，伯圭师、倩朔师亦命余附随报名，同往应试。归后旬日，得无锡县署^②寄来果育录取生名

①王阳明：即王守仁（1472—1529），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后人又称王文成公。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他的心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有《大学问》《王阳明全集》《传习录》《王文成公全书》传世。

②县署：古代县级行政单位执行公务的处所。俗称县衙。

单，高四全班八同学皆录取，惟余一人名不预。是夜，余拥被大哭。翌日，学校课毕即返，取架上先兄所购书逐册埋头苦读，志欲倍加勤奋，期有以雪此耻。一书忘其名，皆选现代名家作品，始读及梁启超之文。

又隔旬日，先兄已治行装，明晨将偕七同学结队出发。是夕，过九时，先慈与两弟皆已睡，先兄与余亦正离书室将去卧房，忽闻叩门声甚急，启视，乃伯圭师。入门，抚余首曰：汝亦录取，今晚始得县署补告。嘱先兄，今夜即速为汝弟整理衣物，明晨可随众行。至床上枕被铺盖，我已代为筹措，明晨当径送船上，勿再操心。盖伯圭师知余家贫，仓促间不易办此一大事也。

翌晨，上船，校主华子才老先生由县城特派其一碾米厂总管华叔勤先生来镇督队同行，已先在。余此晨大兴奋，特在船上畅述新读一名学书，详论演绎归纳法。并言，凡人皆有死。因指诸同学，汝曹皆是人，皆当有死。此乃西洋名学家言，汝曹何辞以答。叔勤先生在旁聆听，大为激赏。谓汝年幼，已能谈西洋思想，他年必可有大前途，慎自勉之。后余毕业中学，重返果育旧校教书，叔勤先生特自城送其两子来从学，亦事隔六七年之久矣。

余等到县城，住校主碾米厂中，晚饭晨餐，皆余十三岁来有生未尝之珍品也。时沪宁铁路火车初通，余等九人中，惟两人获许乘火车先往，余七人仍坐船，由叔勤先生督队行。

六

以上是为余在果育小学四年之经过。回忆在七十年前，离县城四十里外小市镇上之一小学校中，能网罗如许良师，皆于旧学有深厚基础，于新学能接受融会。此诚一历史文化行将转变之大时代，惜乎后者未能趁此机运，善为倡导，虽亦掀翻天地，震动一世，而卒未得大道之所当归。祸乱相寻，人才日趋凋零，今欲在一乡村再求如此一学校，恐渺茫不可复得矣。近人必谓，现代中国社会人文，自知西化，已日渐进步。

如上举，岂亦足为社会人文进步之一例乎。恐此七十年来之学术界，亦不能不负其一部分之责任也。言念及此，岂胜怅然。

又荡口虽系远离县城四十里外一小镇，其时居民之生活水准知识程度亦不低。然其对果育诸师长皆备加敬礼。不仅有子弟在学校之家庭为然，即全镇人莫不然。因其时科举初废，学校初兴，旧俗对私塾老师皆知敬礼，今谓新学校尤高过旧私塾，故对诸师敬礼特有加。倩朔师在最后一年，亦赴苏州城一中学兼课，每周往返。当其归舟在镇南端新桥进口，到黄石街停泊，几驶过全镇。是日下午四五时，镇人沿岸观视，俨如神仙之自天而降。其相重视有如此。国人率谓工商社会必胜过农业社会，然今日农村及僻远小市镇之小学教师姑不论，即在商业都市中，小学教师能遭^①此异遇者有几。宜乎位为小学教师者皆自菲薄，不安于位，求去如弗及也。

余六七年后，返果育旧校当教师。余七岁时，家中特自荡口聘往七房桥之私塾开荒老师尚在镇上，每于学校旁一小桥上遇之，余对之行礼，此老师必侧面躲避如不见。其时，则私塾老师地位已远更落后，大不如新学校中当师长者之出色当行。今日则学校教师又见落伍，世态炎凉，亦岂得作文化进退之尺度乎。



钱穆

先兄声一先生最后迁居黄石街，即倩朔师住宅之前座。不幸在此逝世。余随先慈留住。时倩朔师远从滇南归来，在南京某学校任教。假期中归荡口，旧时师生又见面。一九三七年，日寇入侵，时倩朔师尚在，犹不忘日语。日本军官中多有能欣赏中国字画诗词者，皆于倩朔师特至敬礼。荡口镇赖获保全，不肆残杀，亦少破坏。镇人称颂倩朔师不止。

①遭：遇，遇见，碰上。音 gòu。

作者简介

钱穆(1895—1990),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江苏无锡人。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1949年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1967年迁居台北,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今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



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导论》《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中国文学论丛》《双溪独语》《晚学盲言》《师从杂意》,及《钱宾四先生全集》等。



钱穆故居“素书楼”

编辑缀语

作者幼年就读的果育学校,位于无锡荡口镇,是一所辛亥革命前无

锡开风气之先的典型的新式学校。学校师资力量极佳，既有深厚旧学根基的宿儒，又有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新思想的学人。如文中提到的体操教师钱伯圭，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激进，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唱歌教师华倩朔“擅书法，亦能绘事，并能吟诗填词”。国文老师顾子重、瞿冯“皆名宿”。尤其顾子重学通新旧，舆地学兼通中外，教学过程中时发精辟之论，开阔了学生们的眼界和心胸。作者中年后，治学喜史地，亦“顾师导其源”。这些老师不仅学问渊博，更是对学生悉心指导，可谓周全备至。尤其在作者考取府中学堂后，钱伯圭老师知其家贫，代为筹措床上枕被铺盖，令人感动。这些童年旧事过去了几十年，作者仍能如数家珍，可见老师们在作者心中的地位和影响。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所具有深厚的文史功底和爱国情怀，似乎都能在这些老师身上找到影子。在文末，作者忆及当日社会对教师“备加敬礼”的风气，再至今日教师地位下降、人才凋零，世风如此，不独作者怅然感叹，亦令世人深思。